

说到底它不过是一个村庄。一个人类集中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地方。但是，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一种骨箸、4000多粒碳化稻米，却让它声名大噪，且持续不衰。

村庄来了，走了……

□ 卞荣中

最初知道这个村庄的名字，是在某份报纸上。那时候我还在部队服役。二十年来了，记忆中始终留存着三个字：龙虬庄。“199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定位，对于身处异乡且热血沸腾的我来说，无疑是震惊和振奋的。对家乡的热爱和赞美稍增。就像我在盂城驿、文游台、镇国寺等家乡的诸多文化历史符号一样，我也曾刻意地搜寻、收集关于龙虬庄的信息。我要认识它。

哦，原来那片二十多年前重见阳光的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很不简单。寄居其身上八个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在经历了七千年的风雨洗刷之后，依然精神矍铄，容貌青春。尽管至今无人能识，但有一点可以确认：这种叫陶文的符号比甲骨文年代久远上千年。甚至很有可能就是甲骨文的起源。一片小小的形状残破的陶片上的八个文字类符号，居然将人类的文字史、文化史、文明史如此大幅度地改写，甚至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这是多么巨大的贡献！

那种叫做骨箸的东西其实也并不落魄，自它被结束尘土固封的那天起，便将自己推向了人类生活史的巅峰位置：它竟然是中国最早的筷子！它极其郑重地将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追溯到龙虬庄文化。龙虬庄遗址为中国管文化之源。

最为神奇的当属那捧稻米了。相对于其他的物质来说，它是最应该很快化作泥土、身消迹亡的，但它没有。仿佛它也是一种有思想的物质，为了让后人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个时期人类生产生活的景况，即使是“碳化”了自己，它也要将人类耕种的信息顽强地传递下来。它爱这片它生长它养它的热土，它爱这方呵它爱它的人民。爱给了它生命，并让它在这七千多年后大放异彩！

专家学者们公认的是：龙虬庄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填补了中国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古文化遗址的空白，是文化面貌独特、文化特性稳定、发展序列完整的原始文化。它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摇篮。其发掘成果对进一步探索江淮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这一地区的古生态环境、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我没有能力专注于专家学者们所说的“意义”，我只是在想，这个村庄为什么会“没了”？如果它不曾没有过，它的现在会是什么模样？那片残破的陶、那种骨箸、那些已经碳化的稻米，还有许许多多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其生命会有怎样的结局？会为现在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这些想法真的很无聊。村庄很多。村庄的消失和重建乃人类生存的正常形态，有多少人认真地计较过？

2010年的某一天，我三哥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回老家去看看。我问怎么了？他说老庄子要被复垦了，回家看最后一眼吧。三哥的解释让我的内心顿感苍凉和失落。那片土地，承载了我十六年的成长过程。童年时的无忧，少年时的欢乐，步入青春期的“成熟”。自留地里的青菜萝卜，河堤上的老榆树，小河里的清清水流。因为战争而失去右臂的大伯，口碑甚好的“赤脚医生”堂哥，早早地开着自家买的拖拉机的侄儿。还有父亲的教诲，母亲的养育，兄弟们为了前途而努力的身影。更有我上学的小路，割草的竹篮，藏着小人书的木箱……过了两个多月，当我再一次回到村庄时，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和那些曾经包围着它的农田融为一体。它回归到了最原始的状态。它走了，被那些曾经建立它的一群农民的后裔们摧毁了。衣胞之地，留给我的只有记忆。

但是，我却记不清家里那些曾经用于耕种的工具是怎样一件一件地从记忆中消失的。老式的八仙桌、带踏板的床、放置在堂屋里的硕大的老柜呢？它们去了哪里？它们跟随着村庄一起走了吗？如果真是这样，倒让我有些兴奋。也许有一天，当村庄再一次现形时，也会像今天的龙虬庄一样带给后人很多的惊喜！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沮丧。因为老庄子的消失有着过多的理性留痕。它是在人的精心算计下被夷为平地的。那些直到村庄消失前仍然居住于此的我的庄邻们，是他们仔细地挪走了村庄的一切遗留，而后凄凄地看着喘着粗气的机械一步步把村庄铲平，看着村庄顿时走进历史的序列，几乎没有带走任何物质的陪伴。——七千年后，我们的子孙们一定不会从这里获得更多的发现。

龙虬庄肯定不是以这种理性的方式走的，我想。我的七千年前的先祖们一定是遭遇了不祥之灾，而在瞬间经历灭顶。先祖们的走是不幸的，但它也获得了重生，这比许多已经消失于人类视野的村庄幸运得多。更加幸运的当然还是我们。那些被重大的“意义”包裹着的先祖们的遗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文化收获、精神收入和经济收益。它们来了，谁也不会让它们再走。

村庄始终存在。故土上有许多的村庄，地球上有着更多的村庄。它们的存在意义是相同的。它们或许会随着岁月的风雨突然归于消亡，就像我老家的庄子一样。但无论它们是走得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其实它们一样值得我们尊重。因为它们是人类生活的必然承载，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贴心见证。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无量的价值——无论它们是否有陶、有箸、有碳化稻米，或者成为一片土地。

了永远的纪念。

独特的自然风光让千岛湖成为国家5A级景区，而她能够闻名遐迩，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有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千岛湖是因国家建设新安江水力发电站而拦坝蓄水形成的人工湖，只有不到60年的历史，但淳安人民“舍家为国”的精神源远流长。当年为建设新安江水电站，需要淹没许多乡镇村庄，安置大量移民。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广大群众“舍小家保大家”，主动搬迁，甚至不惜背井离乡，把困难留给自己，将幸福留给后人，其高尚品质确实难能可贵。

□ 韦志宝

千岛湖之旅

去杭州旅游，游览了西湖“一山、二塔、三岛、三堤、五湖”，美不胜收，以至于同行的游客诗兴大发，吟起了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尽管如此，还是家乡有瘦西湖的缘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游人如织，早已司空见惯。倒是离西湖130公里之外，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的故乡——淳安县的千岛湖让人流连忘返。千岛湖外表美，内在更美，这是我千岛湖之旅的总体印象。

从西湖到千岛湖一路连绵细雨，如同这天气一样，游客们都比较郁闷。还是导游看出了端倪，时而讲解千岛湖的一些典故，时而唱一些流行歌曲，时而讲一些笑话，打破僵局。谈笑之间，我们已经来到了千岛湖码头，大家撑起雨伞，依次登上游船，放眼望去，山、水、岛、林浑然一体，万顷碧波中大小岛屿时隐时现，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的巧夺天工；随着游船缓缓前行，远岛成了近山，那雨落在山上的树丛中，不断有白雾腾空而起，云雾缭绕，犹如仙境一般；不知不觉，游船停靠在一座大山旁，这个山顶是俯瞰千岛湖的最佳去处，离开游船爬上两道山坡，然后乘坐索道缆车，片刻工夫就到达了山顶，登高望远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游客们争相拍摄，忙得不亦乐乎，千岛湖的美景瞬间定格在相机、手机里，留作

千岛湖环境保护有力。每到之处都有忙碌的环卫工人身影，所有公共场所都有爱护环境的温馨提示；虽处于工业发达的江南，周边却没有高耸入云的烟囱，山清水秀，碧波荡漾，诞生了“农夫山泉”著名品牌，具有绿色、环保、生态之美。千岛湖内部管理有序。整个景区大而有序，繁而不杂。虽然阴雨绵绵，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游客进进出出，无论团体还是散客，都在导游的带领下，统一乘船，统一就餐，统一登山，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的游船、汽艇众多，外观统一，有秩序地停靠在湖边码头等待，没有任何争抢生意的场面，船只按照既定路线行驶，洁白的船身与碧清的湖水、绿色的树林融为一体，蔚为壮观。

回家的路上，妻问我下次公休假准备到哪儿旅游，“当然还是千岛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北市口

□ 濮颖

小城四四方方，东西南北各有说法。“东门鬼，西门水，南门神，北门人”。城东原来一片荒芜，是秋后犯事之人的行刑地，故说有很多冤魂厉鬼。西门外是一片湖泊，苍苍茫茫，一望无际。所以说是“西门水”。城里的庙宇庵堂大多集中在城南，从河堤高处往南门定睛观望，但见香烟缭绕。静心聆听，只觉梵音似梦。便有“南门神”之说。北门则是人脉最广人气最为集中的地方。

北门就是北市口，多年前这里高贾云集，店铺并肩，热闹非凡。一个“御码头”就足以想象当年的繁华。那会是：“铁匠铺子篾匠间，银匠担子铜匠推。包子铺饺子店，滋味最足五柳园。草炉烧饼过街香，胭脂花粉担连担……”

从北门大街的牌坊往里走，有一条老巷叫复兴巷，这条巷曲折高低，用整齐的条石铺就，两边是木质民居，多是两层小楼，桐油涂抹的板壁上钉几只铁钩，钩上挂着竹篮，篮子里一把绿油油的芹菜或一串红彤彤的辣椒，木格子的窗总是支开一半，阳光透过窗棂，朦胧可见一束金雾露。若是雨天，巷子极安静，青石板上水渍地往低处淌，不一会儿就汇成一条窄窄的水流注入到桥下的活水河里。第二天的河边便是洗衣服的姑娘，清粼粼的水面被五颜六色的衣物搅成大圈大圈的涟漪，还有几片被风雨吹落的红桃绿柳随着水波荡漾。除了女人的笑闹声，还经常能听到“我家住在高邮北下河”的乡音。

北门大街上有许多酱园店。酱菜用小面盆装着，上面铺一片透明的玻璃板面做盖。大头菜、萝卜干、醋大蒜、榨菜、豆腐乳，点好了，揭开盖，用筷子搽出来，称好放在自己带来的碗里（那会没有白色的塑料袋）。酱油是散打的，一只早浸成酱油色的漏斗往瓶口一套，用一只同样浸成酱油色的竹升子给装满，木塞子塞好。漏在瓶口外的酱油一般都是用嘴巴舔一舔，吧唧吧唧，咸咸的，味儿真美！

一到晚上，大街两侧全是熟食铺，卖些卤菜，我们这里叫做“熏烧”。一个大玻璃罩，外面拖着一根电线，安一只四十瓦的白炽灯泡，照着油晃晃的盐水鹅，猪头肉、卤鹌鹑，还有牛肉、羊肉、花生米、素鸡、香肚、豆腐干，特别诱人……家里来了客人到摊上切两个菜，再到对面的酒坊里打几两大麦吊子、老白干，确实方便得很。

北市口的集市很大也很散，鲜鱼活虾、时令蔬果都有。大多是乡下的农人来卖，故而货真价实也新鲜。春日的野菜鲜得滴水，茼蒿、荠菜、枸杞头、香椿、芦笋、马齿苋。夏天的鲜藕粉嫩得像娃娃的臂，荸荠紫歪歪的沾着些许淤泥，叫人喜欢得不得了。红皮的鸡蛋、青皮的鸭蛋、白皮的鹅蛋，网里的鱼虾活蹦乱跳，身上还裹着些许青青的水草……

北市口有一家书场、一个剧院，书场一年到头说的是扬州评话，剧场唱的是扬剧、淮剧和锡剧。每到散场的时候，大门口停满了三轮车，大街上火光通明，卖瓜子干果的小贩在人流里穿来穿去，馄饨担子旁热气腾腾，豆腐脑在钢精锅里忽忽作响，茶鸡蛋的香味特别逞强，在湿漉漉的空气中肆意蔓延……孩子哭着喊娘，女人大声叫着自家男人名字，丢鞋子的、找帽子的，谈笑风生，叫卖声，把不大的北市口闹腾成一锅沸腾的水……直到夜深沉，灯阑珊。

如今的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现在的北门大街已经成了老城区，破旧得几近荒凉。前几天散步，特地从河堤往北绕向御码头从北门大街走一圈，半边桥的青石板早就破损断裂，民居大多成了出租屋，早就斑驳不堪的外墙上贴满了广告纸，步履蹒跚的老人跟几只信步闲庭的母鸡在夕阳余晖的笼罩下是那么慵懒无力。突然，我听到一阵吱吱呀呀的二胡声，接着是一个男人沙哑却字正腔圆的扬剧唱段，有板有眼，韵味十足，在这落寞的老街上显得格外清晰。循声望去，是一个年逾五旬的男子，拉着二胡，眯着眼睛享受着属于他自己的快乐。面前是两张小方凳拼成的饭桌，桌上半瓶白酒，瓶口套着一只酒杯，半条鲫鱼，几块豆腐干，一撮花生米。他的身后是屯满废品的旧屋，一个女人在收拾着屋子，很满足的样子，一个小女孩在边上看书，侧着头，一双清亮的眸子就像是天上的星星。

看到这些，我不禁又想起北市口的昔日种种，曾今的北市口就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不仅定格在我的脑海，也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貉子

□ 朱延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高邮城北门外城墙下的护城河边，一到秋天常常停靠着一些从泰州、海安、如皋等地来的船只，船主一般穿着较长的青布鱼裙，剃着一种怪式样的头，头的前半部剃得光光，后半部却留着较长的头发，他们沿街叫卖着当地的特产：紫萝卜略——鸡爪子哟——紫萝卜有银元般大，紫黑色，用篾扦子串着，一串有四五个。鸡爪子外呈栗色，去皮，里为金黄色，长得像鸡爪形，味甘甜，是树上结的，一把一把地扎着。儿童们一般都喜欢吃紫萝卜，尤其是鸡爪子，价钱也不大。大概是因为卖主的服饰和打扮得怪异的缘故吧，一般的市民都称他们为“下河貉子”。

貉，读hé，野兽名，毛棕灰色，耳小，鼻尖，昼伏夜出，捕食虫类，皮很珍贵。有成语“一丘之貉”，意思是彼此相似，没什么差别，指坏人。

南朝文学家刘义庆（公元403年—444年）的《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贵。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三国志·蜀志·关羽传》引《典略》：“羽骂孙权为貉子”。章炳麟《新方言二》：“《说文》：貉，北方多种。今江南运河而东，相轻贱则呼貉子”。从以上的几节文字中可以得知，“貉子”这个词大约

在汉代就出现、使用了，是骂人的词。章炳麟是鲁迅的老师，国学大师，他研究出在运河之东，对于轻视、瞧不起的人则呼之为“貉子”，可能在高邮一带最初用此词的人错将“貉”字读成“络”音，而至今“下河貉子”的“貉”，仍然读成“络”音了。其实，“貉子”是骂人之词，通用范围较广。

已经逝世的天津大学副校长张国政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经回故乡办过一次书画展，在他的书画作品中均盖着一颗闲章曰“里下河人”，可见他是里下河人为荣的。

里下河地域的范围是：江苏淮河故道以南，长江以北，通扬大运河以东，范公堤以西，这一大片土地都称之为里下河。高邮的境域也处在里下河范围之内，高邮人再也不能说别人是“下河貉子”了，当然也不能以“貉子”一词来叫别的地方的人，这是一个不文明的骂人的词啊！貉是近似狐狸的小动物，骂人是貉子，等于骂人是畜牲啊！不过这是古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盂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